旧事

那年，我给国家送公粮

林喜元

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，“双抢”之后第一件大事便是送公粮。农民顾不上近两个月的“双抢”劳累，纷纷挑着谷子往公社粮站送。在农民心目中，送公粮是神圣的事——赚钱交税、种地送粮，天经地义，耽误不得。

天刚亮，父亲叫醒我，就着稀饭咽了几只红薯，便到生产队仓库挑粮。待送的公粮专门放在楼上一间屋里——农民总是把最好的谷子筛出来做公粮，选足选好了公粮之后，剩下的自己有多少吃多少，吃不饱用红薯土豆垫。公粮是无论如何要保质保量的。

父亲挑150斤；我小，挑20斤。公社粮站十多里路远，平时走路走得快的，要个多小时；挑着担，走走停停，要两个多小时。父子俩穿着破旧厚布罩衫，脚上穿着草鞋，迈着轻快的步子上路了。父亲干农活是好把式，挑担走路也是好劳力，走在前面步履稳健、节奏轻快，一对箩筐在富有弹性的扁担上欢快地上下跳跃——看得出，送公粮，为国家作贡献，父亲的心情是舒畅愉快的！

十多里路，对那时的我来说，空手走完都有些吃力，何况挑着担子。我努力地跟着父亲，渐渐有些体力不支。父亲察觉到了，放慢了脚步，走一段便停下来休息一下。父亲抽着烟对我说：“儿子，要你挑这点粮，只是想让你尝尝做事的滋味和苦楚，明白些事理。你要攒劲读书，考上大学，吃上‘国家粮’，但农民的辛劳你要体验，要记得。”我理解父亲的用心，打很小的时候，从拾稻穗开始，到割禾、扯秧、插田、放牛，以及家里的挖土、砍柴、扯猪草，父亲让我干，我从不讲价钱……

到最后几里路，父亲从我的小箩筐里匀了十来斤加到他的大箩筐里。因为他的力气也耗得差不多了，又增加了重量，父亲最后几里路也挑得很是吃力。

终于到粮站了。门口排起了等候验收过秤的长队，只得慢慢移动。捱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轮到我们了。收粮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，虎着脸，从箩筐里抓了一把谷子瞄了一眼，说：“有秕谷，还要车一下！那边有风车。”父亲和我只好挑过去让粮站工作人员使劲地车了一遍，并未车出什么秕谷，我心里便有些不满。重新排队，又捱了半个小时，这时收粮员换成了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同样虎着脸，抓了一把瞄了一眼，说：“谷子不太干，挑到那边去晒一下。”我觉得收粮员下的结论太过随意，由不满进而恼火！父亲却很是耐烦，安慰我说：“公粮是国家用，要入库储存，质量开不得玩笑，收粮员要求严一些是应该的。”说着便带我到粮站一角的坪里将谷子铺开晒着。父子俩在屋檐下坐等。不一会儿，父亲便歪头靠着墙打起了呼噜。望着满身汗渍、一脸疲惫的父亲，我的心隐隐作痛。过度的劳累，使不到五十岁的父亲已经明显老态了。

晒过后的谷子过秤后总重量还是170斤，可见收粮员“不太干”的结论下得确实草率。他们并不知道农民选送公粮不但细致用心，而且严肃庄重。如果说让我们父子这么辛苦折腾叫我颇有些气愤的话，而他们对农民的不信任、不尊重则让我感到格外伤心！

这让我不由想起上次送派购猪的事。母亲养了一年多的猪达到了派购标准，几个人把猪捆绑在独轮车上，父亲推着，我在前面用绳子搭在肩上拉着，母亲眼泪涟涟地将我们送到村口——她心疼那猪，辛辛苦苦饲养了一年多，养亲了，那猪送到公社肉食站立马会被杀掉，母亲舍不得。

待猪送到肉食站杀完后，父亲想起母亲养它的辛苦，求肉食站长批砍斤把肉回去给母亲吃。肉食站长冷漠地说：“这次肉紧张，砍不得！"我当时很纳闷：自己养的猪，自己想吃那么斤把肉，为什么还得求人家，而且这点要求都还不能满足？

父亲却一点也不觉得委屈，他总是善意地理解和支持政府，支持国家。这让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父辈的善良与宽容。

送完公粮回家路上，父亲甚至哼起了小调，牵着我的手，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儿子，你今天也为国家作了贡献，是光荣的！”我问父亲：“我们交粮，他们怎么不付给我们钱呢？”父亲诧异地望着我：“交公粮怎么能要钱呢？国家给我们地种，让我们有饭吃，有衣穿，过上幸福生活，我们当然应该为国家作点贡献。不能要钱的。”

后来，我如父亲所愿考上了大学，参加了工作，吃上了“国家粮”。农村人能吃上“国家粮”，是很大的喜事，而我却常常想着这“国家粮”是父亲那样的农民一粒一粒种出来、一担一担送到粮站的，心里就总有些不安。这种不安不知不觉成了我修炼人生的内在动力。它时刻提醒我踏实做人、努力工作，并尽其所能回报父老乡亲。

退休了，不干活了，还吃着这“国家粮”。回到老家，看着长辈的、同辈的老乡们还在劳作——他们不劳作不行，一天不干活，一天便没有收入。

多年以来，我为家乡的垦山造林、修路架桥之类也作了些贡献，老乡们每当见到我时总是一脸的感激和敬意，而我却总觉得亏欠了他们……

地名记忆

高水桥矮水桥

谭圣林

高水桥矮水桥只相隔里把路远，但是各为区域节点。

从老家回龙仙（现在划为炎陵县霞阳镇颜家村辖下）沿着蜿蜒的小河出山几公里后，迈上大马路的第一座桥，就是高水桥，也是村民背负阳光走上大街贸易往来的第一站。这其实是一座含金量不大的普通桥，跨不过二十米，高不过五米，没有半点“虹桥千步廊，半在水中央”的宏大，喊作高水桥，只是因为它在河水的上游，地势偏高。倒是桥两头的理发店、早餐店、百货店、修理店，简易且热乎，让高水桥平添几分小桥流水人家的质感。

位于下游的矮水桥更显小巧，是进入县城的一个要塞之处，区位优势明摆着，县城里的餐饮、服装、建筑等行业一旦有业务需求，第一选择就是毗邻矮水桥区域的人家。所以若干年前，别个刚有温饱，这里已是洋房林立，摩托穿梭。

童年的时光记忆里，老家回龙仙的乡里乡亲过着“脚踩白云翻峻岭，手摩苍霭采桑麻”的日子，除了几山硬石头就是一堆呆树蔸，黄泥巴筑土房，细竹子围篱笆，有的甚至用杉树皮和稻草秆盖屋顶。组上村民上街打酱油，走访亲友办个事，十几里路都是步行。

而高水桥矮水桥就像两座蓄能纳福的鸿运桥，带动附近人家依次柳暗花明。我们住高水桥以上的，家家户户每个月都要挑着稻谷，去高水桥边碾米。过年了，又陆陆续续到矮水桥米粉加工厂，按一斤大米加两角钱兑换一斤米粉的标准，买一大把米粉正月里待客。谁家有女二八，总要扯几尺花布，送到高水桥裁缝店，做套新衣服秀脸面。三病两痛发作时，会去矮水桥的中医院看老中医。就连红白喜事办酒席，也去矮水桥请大厨师和戏班子。好像他们搞什么路子都在行，玩什么把戏都拽味。我们老家百姓荷包里那点瘦钱，硬是送上门被他们美美地赚一轮。

每次去矮水桥附近的亲戚家吃酒席，回来都要张扬一番，说那八仙桌上的十碗荤，是斗碗摆阵，点心摆花。吃酒席的人和主家人一样，觉得很大款。哪像我们组上的酒席，细碗瘦肉。

放学回家，我们几十个孩子经过高水桥，一窝蜂，涌入桥下。河水当然不深，只淹到脚踝。大家寻找有字有花纹的鹅卵石，一边捡，一边沿着河滩逆水而上。回到家，书包沉得几乎要断带穿孔。第二天到学校，几个年级的小伙伴，在操场上围成朋友圈，玩几把输赢石头的小儿科游戏。

我和大哥偶尔跟着母亲去上街赶集，其实是进城去瞧瞧热闹打一次牙祭。临近中午，母亲掏出两角钱，在南门口买两个肉包子。我和大哥一人一个，捏在手里，总舍不得咬第一口。那冒出的热气，分明是肉香葱花香面粉香。从矮水桥到高水桥，每走一步，都觉得韵味。兄弟俩把其中一个包子掰开，一人一半，一边走，一边吃盐姜一样细细咀嚼。剩下的那个包子，留着带回去，给妹妹品尝。

城里的孩子绝对不敢相信，那时农村孩子吃个包子，是一种幸福指数很高的奢侈和奖励。因为白布袋装着的细嫩面粉，只供应给吃国家粮的城镇居民。农村人就算有几块余钱，也买不到面粉，更不要说做包子馒头饺子之类的点心。所以，父亲后来由民办老师转为公办，领到一本购粮折子，全家人顿时觉得，面上粉光。

从矮水桥往高水桥，是回家的路。从高水桥往矮水桥，是离家的路。出了县城西口的接龙桥，就是远走他乡了。

谁家孩子参军入伍，大伙都会敲锣打鼓送行，鸡婆带崽的鞭炮一直放到高水桥。谁家喜日娶媳妇，接亲的人员会约在高水桥集合整队。高水桥成了见证一方人事升级的分水岭。

大哥读师范三年级时，我也考上师范。开学那天，父亲借了部板车，拖着两个木箱，送我们走出回龙仙的沙石窄路。每个足以藏纳百把斤谷子的大木箱，那是当年外婆给母亲置办的嫁妆。到高水桥转弯，父亲躬背，加速，拖着板车冲上一段陡坡，拐入锃亮的柏油大路，顿时觉得板车轻盈，双脚健步。经过矮水桥后，进车站，父亲擦擦汗，说，我就送到这里了，后面还有很多桥要过，你们两兄弟攒劲朝前走吧。

时至今日，过街通行天桥，散心漫步廊桥，开车疾驰高架桥，旅游跨过玻璃桥，每经过一座桥，我都像走过高水桥一样转好弯，像走过矮水桥一样加足油。

这些年，随着县城体量壮大，产业延伸，路桥依次增多，高水桥以上区域的泥巴屋全部置换成了小洋房，家用小汽车摩托车像骑线车（单车）一样不足为奇。上下屋场之间，不再攀比酒席的菜碗大场面大。谁家孩子学大业大，谁家老人步子大笑声大，那才叫绝绝子，下不得地。

回龙仙组上闲不住的妇女老人种菜卖菜，以前是茄子豆角小白菜惹人喜爱，如今吃香喝辣的外来食客搜着定位过来了，韭菜紫苏葱姜蒜自然最俏。至于蒲艾蕨椿、香菇石耳、冬笋野果，担子挑到矮水桥，就被一把夺了。早些年高水桥矮水桥路边，一大早总能看见叫卖鹿子石拐（石蛙）的猎户，现在再无人操此旧业，一是管得紧，二是危险麻烦，再说，捕捉护山之神，破风水坏生态嘞。

桥东桥西好杨柳，人来人去唱歌行。高水桥矮水桥，此桥彼桥，已无高矮之分，只有襟连之亲，振兴之势。

旧时，过了矮水桥，便算是到了县城的地界。 谭韬 供图

回龙仙出山上大马路的第一座桥就是高水桥，之前附近的泥巴屋也置换成了小洋房。

谭韬 供图

千金药业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赠

2023年7月5日
星期三
责任编辑：郭 亮
美术编辑：左 骏
校 对：马晴春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zzrbsg@163.com

那些关于株冶和灯光球场的记忆

谢冰凌

一晃离开株洲冶炼厂（以下简称株冶）快十年了。昨天晨跑在风光带遇到一位老同事，聊了些别后多年的近况，又想起好多年前在株冶的点点滴滴。

记得在株冶的时候，逢周末休息，与家人朋友出去玩，最客气的一句话就是，“到市里去不？”这话现在听着有些别扭，似乎我们并不属于市区人。那时，我们眼中的“市里”，要不就是以株百为中心的中心广场四周，要不就是以火车站为中心的商业区，华丽、金都的兴起还是后来的事，河西则更不用说，还是一片荒芜地。

那时，从北区化校搭1路公交车到火车站，单边要50分钟左右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1路车还是两节车厢连接一体的通道车，一路“咣当咣当”行驶在建设路上，每个站点停靠都上一大拨人，挤得跟什么似的，要不是家中有远客来，要带他们去逛逛，或者逢年过节需去采购大件，一般情况下，难得起心动念跑一趟市里。因为，身在株冶实在是太方便了，什么都有。

确实什么都有。光学校就有幼儿园、子弟小学、子弟中学、职校，那个年代，作为一名株冶子弟，从出生到成长，株冶这个大家庭几乎全包了。生活区有职工医院，职工食堂，还有职工澡堂，凭月票洗澡，大冬天澡堂里热气腾腾，丝毫不比宁乡温泉差；夏天来了有冰室，职工凭月票可领绿豆、牛奶冰棒；亲戚来了可住厂招待所，附近还有自己的小公园。生活区内还有牛奶场、武装部，喜欢阅读的可上图书馆、阅览室。同时，还有自己的广播电视台，采编制作一应俱全；还有自己的报社，《株冶报》每周一期，一二三四版，各版重心不一，是株冶人精神食粮的一大供给。另外，各大分厂还成立诗社，摄影协会，总厂工会每年不定期举办职工文化创作比赛，譬如绘画作品、手工编织、书法创作等。喜欢唱歌跳舞的，可去工人俱乐部的“新星歌舞厅”……还有什么？对了，喜欢体育锻炼的有足球场、篮球场，那是职工八小时外进行体育活动最好的场所，也是人气聚集最旺盛的地方。

参加工作后，第一次感受到灯光球场的魅力，就是在株冶的篮球场上，那可真是气派，不像小时候在医院大院，电工师傅临时用黄色的电线牵起的几盏电灯，眼前的球场是真正的灯光球场，钨灯闪亮，人声鼎沸。那时，一到夏天，厂总工会会组织各分厂进行篮球比赛，从初赛到决赛毫不含糊。那年代有一技之长的运动员，很受工厂领导高看一眼，因为赛事的荣誉直接关系到一个分厂的荣誉，可了不得！

当别的同事坚守一线苦干加巧干的时候，那些从各班组抽调的球员和候补队员，是不受班组考核的，考核他们的领导换成了球队队长。一旦分厂组织的球员名单下来，嗬，那些平日里穿着劳保服毫不起眼的同事，立马就有了神采，有了光环。他们如野马脱缰，至少十天半个月不必受工地尘烟怪味之苦，只管每天到蓝天白云下的篮球场报道即可。当然，如果比赛时你一直坐冷板凳没上场摸过球，也是要被人奚落耻笑的，但如果球队取得了好名次，那就另当别论，激动的观众甚至会把你视为英雄抛向天空，你也是当之无愧。

从十六强到八强、四强，直至冠亚军争夺赛，灯光球场就是夏天最耀眼的一道风景线。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绝不是个人之争，而是分厂与分厂的荣誉之争。常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，但真正比拼起来了，哪还管得那么多。台上十位球员，神情专注紧张，裁判则肩负公平公正的神圣职责，来不得半分纰漏；台下“拉拉队”各自使出绝招，为队友们摇旗呐喊加油，更有从工会俱乐部借来红绸大鼓的，鼓声隆隆，一刻也不肯歇，总之一句话，球场上可能技不如人，但台下的气势可不能输。

现在想来，那真是一个热血澎湃的年代，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，只可惜，由于环境保护、产业转型升级等原因，曾经什么都有的株冶已经关停搬迁，灯光球场日渐荒废，不复往日的容颜，似乎只是一眨眼，我也离开株冶好多年。只是，每到夏天，我都会想起那一片洋溢着激情与汗水的灯光球场，以及那一阵阵排山倒海式的欢呼和呐喊。

征稿启事

“厂BA”火热开赛中，全城热情被点燃的同时，也让不少株洲市民陷入对曾经红火的株洲厂矿群众体育运动的“回忆杀”之中。

株洲是一座有着悠久工业历史的城市，工业文化深植于城市的血脉。株洲也是一座热爱体育的城市，这里走出过十多位奥运项目世界冠军。

籍今天“厂BA”之盛况，本版特推出“热血株洲：重温厂矿体育的辉煌岁月”的系列专栏，诚邀各位曾亲历过株洲厂矿群众体育运动红火岁月的读者朋友们，提笔写下记忆中的与株洲厂矿体育相关的种种。来稿请发送邮件至zzrbsg@163.com，有图片更好，期待您与我们分享您心中的那段激情岁月。